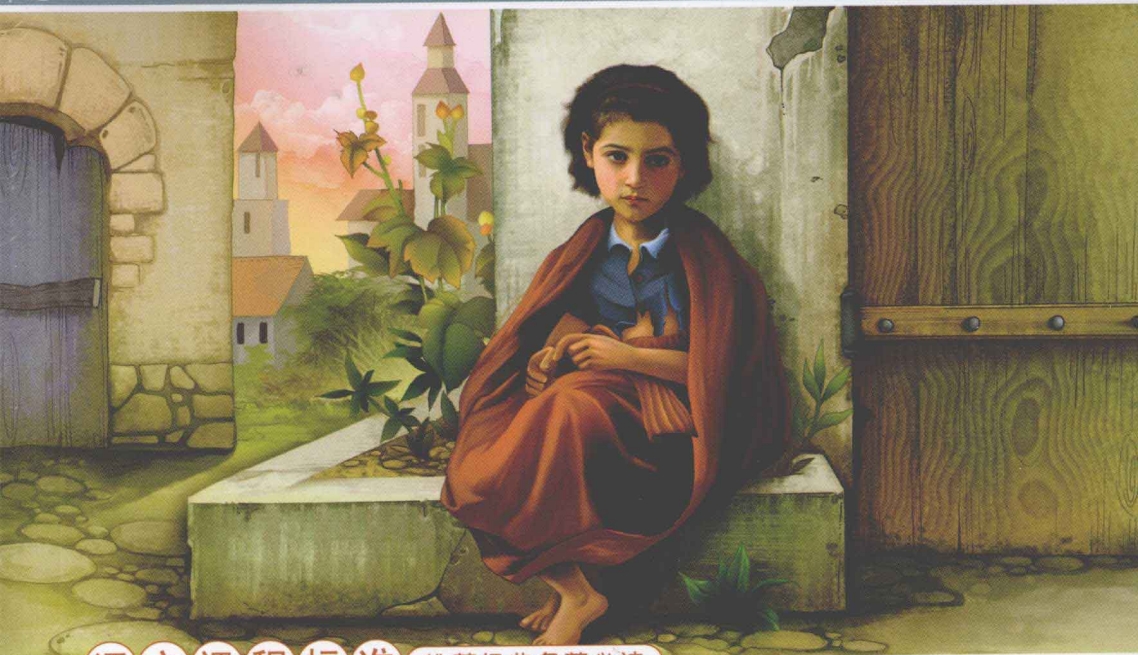


QING SHAO BAN



语文课程标准 推荐经典名著必读

雾都孤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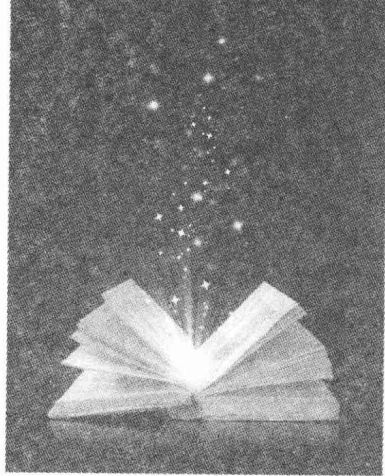
WU DU GU ER

(英)狄更斯(Dickens,C.)著

田群
刘学波
◎ 改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语 文 课 程 标 准 推 荐 经 典 名 著 必 读

雾都孤儿

WU DU GU ER

张东风 / 丛书策划

杨 奎 / 丛书主编

(英) 狄更斯(Dickens,C.) / 著

田 群 刘学波 / 改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田群, 刘学波改编.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1.10
(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经典名著必读: 青少版)
ISBN 978-7-5394-4500-7

I. ①雾...

II. ①狄... ②田...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IV.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7842 号

责任编辑: 李 晨

技术编辑: 李国新

雾都孤儿

田群 刘学波 改编.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

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电 话: (027) 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传 真: (027) 87679523

邮政编码: 430070

网 址: www.hbapress.com.cn

电子邮箱: hbapress@vip.sina.com

印 刷: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20mm × 1300mm 1/32

印 张: 7.5

印 数: 10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推荐理由

《雾都孤儿》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第一部伟大的社会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自问世以来，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经典作品之一。人们不断从这本小说中挖掘出发人深省的新意，读者始终对它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兴趣，专家们一贯对它保持着浓厚的研究热情。这本小说曾多次被改编、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等，影响广泛而深远。

这本小说热情讴歌了人们的正直、善良，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些阴暗面，整本小说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自始至终洋溢着爱的力量。

这本小说的艺术创作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特点。如书中的地痞、盗贼、警察和法官的语言都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特点；文章还设定了很多巧合。如奥立弗第一次和小偷上街，抢劫的对象恰巧就是他亡父的好友布朗罗先生。第二次，他在强盗赛克斯的挟持下入室抢劫，被偷的恰好是他姨妈露丝家；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书中强盗头目费金受审的一章和他在狱中的最后一夜始终从费金的心理视角出发。

内容提要

小说的主人公奥立弗·退斯特，本是上流社会一个有钱人家的私生子，他母亲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他成了济贫院里的一个孤儿，忍饥挨饿，备受欺凌，后来被送进一家棺材店当学徒，因忍受不了虐待和侮辱，只身逃到了伦敦。他一进城便身陷贼窟，被误认为是小偷而被警察逮捕，后被无罪释放。后来，他不幸再次身陷贼窟，又被逼着去抢劫，不幸中弹，幸好被好心人收留。

奥立弗同父异母的哥哥蒙克斯，为了独自侵吞父亲的遗产和发泄心中的怨恨，出重金让费金把奥立弗培养成小偷，直至送上绞刑架。良心未泯的女扒手南希小姐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后，对奥立弗十分同情，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罪恶计划告诉了露丝她们，回去后便惨遭杀害。警察围剿了贼窟，费金一伙纷纷落网。布朗罗先生用智谋让蒙克斯招供了，并彻底弄清了奥立弗的身世，并收他为义子。奥立弗得到了他父亲的一部分遗产，同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住在一起，过上了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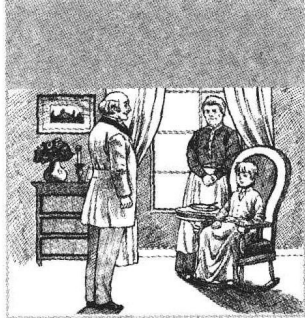
精 彩 荟 萃

使奥立弗感到压抑的不仅仅是这些令人沮丧的感觉。他孑然一身，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处于这么一种境地，就是我们大人有时也会感到凄凉与孤独，更何况是一个孩子呢？他并不是刚刚经历了离别之痛，也不是因为看不到亲切熟悉的面容而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在钻进他那狭窄的铺位里去的时候，他情愿那就是他的棺材，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墓地里长眠了，不用再在这个冰冷的人世间忍受无边的痛苦。任高高的野草在头顶上轻盈地随风摇曳，让深沉的古钟奏响，抚慰自己的灵魂长眠不醒。

赏析 童年本该是孩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刻，本该在父母的怀抱里尽情地享受温暖和呵护，脸上本该时刻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想到死，但从来没有享受过温暖的奥立弗，在索尔伯雷先生的棺材铺里，晚上只能睡在阴森冰凉的棺材里，那种恐惧可想而知。他真的希望那就是自己的归宿，从此就可以脱离这无边的苦海，结束这漫长的人世的煎熬。这段文字扣紧了人物的心理进行刻画，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奥立弗在人间所经历的非人的遭遇，他内心的凄凉与孤独，没有人去理会，读后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

总之，老奸巨猾的费金已经一步步地使这个孩子落入了自己的圈套，他通过幽禁的办法，让无边的孤独与忧郁去吞噬奥立弗的心灵，让他感到在这样一个沉闷压抑的地方，随便与什么人为伍都要比独自沉浸在忧愁悲伤中好受一些。费金现在正把罪恶的毒汁缓慢地注入奥立弗的灵魂深处，企图把那颗心染黑，让它永远也恢复不了它的本色。

赏析 邪恶的强盗头目费金的经营方式是罪恶的，他给单纯的奥立弗传授偷盗的技巧，要把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扒手。他手中控制着十几个孩子，教唆他们去行窃，坐地分赃并私设小金库。他利用孩子们的无知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他是一个邪恶的人。更可恶的是他让孤独忧郁去熏陶一个纯真的心灵，将毒汁一点点注入奥立弗的灵魂，要把它染黑，让它永远恢复不了原色。费金对孩子的毒害实在让人咋舌。这段文字十分深刻地表现了费金的罪恶，激起了我们满腔的怒火，叙述得十分精彩。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奥立弗的降生	1	
第二章		
奥立弗与寄养所	4	
第三章		
奥立弗差点当了烟囱清 扫工	12	
第四章		
奥立弗初次踏入社会	19	
第五章		
奥立弗第一次参加葬礼	24	
第六章		
奥立弗奋起反抗	32	
第七章		
奥立弗出逃误入贼窟	40	
第八章		
奥立弗被误认为是小偷 接受审判	49	
第九章		
奥立弗得到前所未有的 悉心照料	55	
第十章		
快活老绅士一伙着了急	60	
第十一章		
格林维格先生的预言	65	
第十二章		
特别的“欢迎仪式” ..	71	
第十三章		
大人物诽谤小孤儿 ..	78	
第十四章		
奥立弗的“良师益友”	84	
第十五章		
贼窝里的阴谋	88	
第十六章		
远行夜盗	92	
第十七章		
神秘人物登场	98	
第十八章		
充满爱心的家庭 ..	105	

Contents 目录

第十九章		
医生巧言化解危机		
.....	111	
第二十章		
乡下别墅的幸福生活		
.....	115	
第二十一章		
幸福一下子中断...	119	
第二十二章		
哈里和露丝的重要谈话		
.....	124	
第二十三章		
邦布尔先生的婚后生活		
.....	127	
第二十四章		
秘密交易.....	133	
第二十五章		
一次奇怪的会面...	139	
第二十六章		
南希造访露丝.....	147	
第二十七章		
奥立弗与恩人重逢		
.....	151	
第二十八章		
诺亚逃进大伦敦...	158	
第二十九章		
机灵鬼遭遇困境...	168	
第三十章		
南希没有如约而至		
.....	176	
第三十一章		
诺亚的神秘使命		
.....	183	
第三十二章		
南希去赴约	188	
第三十三章		
南希之死	196	
第三十四章		
赛克斯出逃	202	
第三十五章		
蒙克斯与布朗罗先生会		
面	208	
第三十六章		
追捕与逃亡	214	
第三十七章		
奥立弗重返故里		
.....	219	
第三十八章		
费金的最后一夜		
.....	224	
第三十九章		
故事的结局	229	
我和名著的故事	233	

第一章

奥立弗的降生

＊

一个寒冷的夜晚，在英国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小镇上的一所济贫院里，一个婴儿降生了，他就是本书的主角——奥立弗。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总之他一落地就成了一个孤儿，他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呢？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的某一个小镇上，由于诸多原因，大家也无需知道这个镇的大名。此地和无数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样，有一个由教会兴办的公共慈善机构——济贫院。奥立弗就降生在这所济贫院里。

一天夜里，这个小生命来到了这个并不十分欢迎他的世界里。教区医生将他迎进了这样一个苦难而动荡的社会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孩子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并拥有自己的名字。

出生在贫民收容院这件事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个人所能指望得到的最美妙、最招人羡慕的运气，但我的确想指出，此时此刻，对奥立弗来说，这也许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了。因为当时要奥立弗自个儿呼吸都相当困难。好一会儿，他独自一人躺在一张小小的毛毯上直喘粗气，满脸涨得通红，他就在今生与来世之间徘徊，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于后者。这个婴儿随时都有可能丧命，此时在场的只有一个济贫院的老太太，她因啤酒喝得太多而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外加一位按合同办理这类事情的教区医生。除此之外，没有旁人。经过几个回合下来，奥

立弗呼吸渐趋平稳了，他打了一个喷嚏(tì)，发出一阵高声的啼哭，他用一名男婴洪亮的嗓音向全院上下宣布一个事实：本教区又添了一张嘴吃饭，又背上了一个新的包袱。

似乎奥立弗就要以这样一番活动来证明自己的肺部功能正常，运转自如。这时，胡乱搭在铁床架上的那张补丁摞(luò)补丁的床单刷刷地响了起来，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头，用一个细如游丝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

医生靠着墙根坐着，好像若有所思，听到少妇的声音，他赶忙站起身来，径直走到床前，用十分和善的口气说：“噢，你现在还谈不上死。”

“上帝保佑，她可是死不得，死不得，”护士插嘴说，“上帝保佑，这会儿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个岁数，自家养上十三个孩子，除开两个，全都得送命，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好了，到时候她就明白了，做母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犯不着这样执拗(niù)^①，死不得的，寻思寻思当妈是怎么回事，可爱的小宝宝在这儿呢，没错，是这样的。”

这番拿母亲的前景来宽慰的话显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少妇无奈地摇摇头，向婴儿伸出两只手。医生连忙将孩子放进她的怀里，她深情地看着怀里的孩子，用冰凉而苍白的双唇热烈地吻着婴儿的前额，接着她用双手擦了擦脸上的泪珠，眼里露出惊恐的神色，漠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打了个寒颤(zhàn)，身子向后一仰——死了。医生和老太太给她揉胸、搓手、按太阳穴，但血液已经永远凝滞了，她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和她的孩子。也许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关爱的时间太长了吧，以至于从她的眼里看不到一丝的眷恋。

“一切都完了，辛吉米太太。”医生伤感地说道。

“护士，孩子要是哭的话，你千万不要嫌麻烦，只管差人找我，”医生极其审慎地戴上手套说道，“小家伙可能会不太安生，要是那样，就给他喂点粥。”他戴上帽子，几乎要走到门口了，又在床边停了下来，添上了一句：“这姑娘眉清目秀，从哪儿来的？”

“她是昨天晚上被人抬到这里来的，”老太太回答，“是教区贫

^①执拗：指很固执，不听别人的意见。



民救济处长官吩咐的，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冰冷的地上，她可能赶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因为她的鞋底都磨穿了，要说她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那可只有天知道。”

医生向死者俯下身子，抬起她的左手好像要竭力寻找什么。“又是那种情况，”他摆摆手说，“明白了，全明白了，没带结婚戒指啊。唉！”

医生外出吃晚饭去了，出门前嘱咐护士打理好孩子，护士漫不经心地在炉前一个矮椅子上坐了下来，准备给婴儿穿衣服。她随便给婴儿套上一件洗得泛白的旧布衫，打上印章，贴上标签，一转眼这个婴儿已经正式成为教区的一个孩子，济贫院的一个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一个苦力。这就注定了他在世上要尝拳头，挨巴掌，遭冷眼，受到近乎所有人的歧视而得不到半点怜悯。

奥立弗不停地哭着，他要是知道自己成了孤儿，将任由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摆布，他会不会哭得更响亮一些呢？

阅读思考

1. 奥立弗在济贫院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恶心的照料呢？
2.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为什么会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包括对自己的孩子？

第二章

奥立弗与寄养所

＊

奥立弗在济贫院长到十个月左右大的时候，济贫院无力再抚养他了，就把他送到寄养所，他在那里经常吃不饱，他的小伙伴也经常非正常地死去。奥立弗在寄养院长到九岁后又回到济贫院，一帮填不饱肚子的孩子，怂（sǒng）恿（yǒng）他向大师傅要粥，他会受到怎样的责罚呢？

在此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奥立弗是靠老太太用奶瓶喂大的。再往后，济贫院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提供他所需要的抚养，济贫院当局按规定将这名孤儿的饥饿和贫困的情况上报教区当局。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咨询济贫院方面，眼下院内是否真的连一个能够为奥立弗提供照料和营养的女人也腾不出。济贫院当局非常肯定地回答说，实在没人手。基于这一点，教区当局做了一个慷慨大方并且极具人情味的决定，将奥立弗送去“寄养”，明确的说，就是被打发到三英里以外的一处分院去，那边有二三十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他们就整天在地板上打滚，这些孩子由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麦太太负责看养。这里的孩子一星期有七便士半的伙食费，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它可以为一个孩子办出一流的伙食，也可以为孩子买不少东西，完全足以把一只小肚子给撑坏。这个麦太太足够聪明，办事又极其老练，很懂得调理孩子这一套，心里更有一本算计得精准的私账。就这样，她把每周孩子们的大部分生活费拨归自己享用，用在教区那些正

在长身体的孩子们身上的部分也就微乎其微了。孩子们在这里只能靠数量少到极点、营养差到极点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所以孩子们大多营养不良，有的甚至在饥寒交迫中病倒，还有的一病不起，过早地去天国会见他们从未谋面的亲人去了。这里的孩子也由于照看不周，老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或烫伤或烧伤等。对于这些情况，麦太太竟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不安，反而还沾沾自喜，觉得这一切正好证明着自己的经营能力。

当偶尔有人发现这些孩子的非正常死亡时，教区也会进行审讯，这个老妇人偶尔也会吃官司，但奇怪的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陪审团也许会突发奇想，提出一些看似棘（jí）手的问题，要不就是教区居民会群起激愤地提出抗议。不过，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快就会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干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照例把尸体剖（pōu）开看看，发现里面并没有带毒的食物，那是当然的了，因为里边大多空无一物，再者就是教区医生宣誓提供证词，誓词中充满献身精神，并说这些孩子被照顾得很好之类的话。此外，董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总是有人提前一天派干事去通知麦太太，教区领导要来了。到他们去的时候，孩子们个个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让人爽心悦目，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奥立弗九岁时明显营养不良，他面黄肌瘦，身材与同龄孩子相比，矮小许多，腰围也显然太细，但这并不妨碍他形成坚毅而善良的性格。我们不能指望这样的地方会结出什么了不得的或者丰硕的果实。不过他好歹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这是不是又是幸运的呢？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是他的九岁生日，他是在煤窖（jiào）里庆祝生日的，客人是经过专人挑选了的，只有另外两位小绅士。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都放肆地喊肚子饿，结果一起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之后三人又都给关了起来，让他们好好地进行反思。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所里那位好当家人麦太太忽然吓了一跳，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会不期而至^①，此时他正在奋力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仁慈的上帝！是你吗，邦布尔先生？”麦太太从窗子里把头探出窗外，并装出一脸喜出望外的神情说道。她又回过头去，小声对着

^①不期而至：没有事先约定而遇见。

一个叫苏珊的孩子说道：“苏珊，快把奥立弗他们三个臭小子带到楼上去，赶紧替他们洗洗干净！哎呀呀，邦布尔先生，见到你我真是太激动了。”

这不，邦布尔先生人长得胖，又是急性子，所以，对于如此亲昵^①的一番问候，他非但没有以同样的亲昵作出回答，反而狠命摇了一下那扇小门，又给了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一脚来。

麦太太把邦布尔先生领进一个用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安排一个座位，殷勤地把他的帽子和手杖放在靠墙的座位上。邦布尔先生极其高傲地望了麦太太一眼，说现在开始谈正事。

尽管这种热情配有一个足以让任何一名教区干事心软下来的理由，可这位干事丝毫不为所动。

“麦太太，你认为这样做合乎礼节，或者说很得体吧？”邦布尔先生拿起桌子上的手杖，紧紧握着它，问道：“教区公务人员为教区公务上这儿来，你倒让他们在花园门口老等着？你难道不知道，麦太太，你是寄养所的一位代理人，而且是领薪水的吗？”

麦太太看出邦布尔先生似乎真的生气了，说道：“说真的，先生，我只不过是在给小乖乖说，是您来了，他们当中有一两个还真的很喜欢您呢。”麦太太毕恭毕敬地回答。

邦布尔先生一向认为自己口才不差，身价也很高。这工夫他不但展示了口才，又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态度也就开始有所松动。

“好了，好了，麦太太，”他口气稍稍和缓了一些说道，“就算是像你说的那样吧，也许情况真是这样。好了，先领我进屋去吧，麦太太，我还有正事要和你谈。”

“我说，您该不会生气了吧？瞧，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累坏了。”麦太太的口气甜得着实让人无法招架。“哦，您要不要喝一小口，邦布尔先生？”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邦布尔先生连连摆摆动右手，摆出一副极有分寸但又不失平和的派头。

“我寻思您还是多少要喝一口，赶了这老远的路，只喝一小口，掺一点点冷水，再放块糖，怎么样？”

①亲昵：十分亲热。

邦布尔先生面带难色。

“好，喝一小口。”麦太太眼巴巴地瞅着说。

“什么酒？”邦布尔先生问道。

“哦，就是我在家里预备的一点，等孩子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兑一点红糖，让他们喝下去，邦布尔先生。”麦太太一边说，一边打开壁橱，取出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杜松子酒，我不骗您，邦布尔先生，这是杜松子酒。”邦布尔先生有点怀疑地看着麦太太说：“孩子们也能享用吗？”

“对啊，不管多么贵，”麦太太回答，“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底下遭罪，先生，您是知道的。”

“你说得对极了！”邦布尔先生十分认同，继续说道，“你于心不忍，麦太太，你是个有爱心的女人。我会尽快找个机会和董事会提到这事，你给人感觉就像一位仁慈的母亲，麦太太。我——我十分乐意为你的健康干杯，麦太太。”他一口就喝下去半杯。

“现在谈正事，”邦布尔先生说，掏出一个皮革面笔记本，“那个连洗礼都没有做完的孩子，奥立弗，今天正好满九岁了。”

“上帝保佑他。”麦太太插了一句嘴说道，并用围裙角把自己的眼睛揉得通红。

“尽管悬赏十英镑，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镑；尽管本教区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确切地说，最最异乎寻常的努力，”邦布尔说道，“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父亲究竟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母亲的住处、姓名、身份等有关的情况。”

麦太太惊愕地举起双手，考虑了好一会说：“那，他怎么就会有名字的呢？”

邦布尔先生无比自豪地说，“我给起的名，怎么样？有水平吧？”

“是您，当真是您给取的名，邦布尔先生？”

“那还有假，就是我，麦太太。我们照着英文字母的顺序给这些孩子取的名，例如上一个S——我就给他取名斯布尔，这一个T——我干脆就叫他退思特，下边来的一个就索性叫恩文好了，再下一个是维尔金。我已经把名字取到末尾几个字母了，等我们到了Z的时候，就又要从头开始。”

“哦，您可真是太有才了，是相当地有才，先生。”麦太太兴奋地说。

“好了，好了。”邦布尔先生显然对这一番恭维十分满意，早已心花怒放，飘飘欲仙了。“也许是吧，也许是吧，麦太太，你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那杯掺水杜松子酒一干而尽，又补充说，“奥立弗也太大了，很不合适再留在这里了。教区方面已决定带他回济贫院，我这次来这儿的目的是要带他回去，你这就差人把他叫到这里来见我。”

“好的，先生，我马上把他叫来。”麦太太说着，离开了客厅。这时候，奥立弗脸上、手上已经基本干净，他原先包着的一层污泥已经擦掉，洗一次也就只能擦掉这么多，他被这位“仁慈”的女保护人领进了房间。

“快给这位先生鞠（jū）个躬，奥立弗。”麦太太说。奥立弗照做了。

“奥立弗，你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吗？”邦布尔先生以极其威严的语调说道。

奥立弗正要说他非常愿意跟任何人一走了之，可一抬头，正好撞见麦太太那怒不可遏的眼神，她正凶巴巴地冲着自己挥动拳头，奥立弗立刻明白了这一暗示。因为这副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太多了，实在让他记忆犹新。

“她也跟我一起去吗？”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她走不开，”邦布尔先生回答道，“不过她有时会来看看你。”

这对这个只有九岁的孩子说来，完全算不上一大安慰，但他也能特意装出非常舍不得离开的表情。要这个孩子挤出几滴眼泪也根本不成问题，他也自然而然地哭了，麦太太也热烈地拥抱了奥立弗无数次，好像极其舍不得的样子，还给了他一块面包和黄油，免得他一到济贫院就露出一副饥饿相，让人猜疑。奥立弗手里拿着面包，戴上一顶教区配备的褐色小帽，跟着邦布尔先生离开了这个让他充满痛苦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一团漆黑，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他，哪怕只是一个温暖的眼神也没有。即便如此，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关上的一刹那，他还是感到一股莫名的哀伤，他就要和那些不幸的小伙伴分开了。他们顽皮是顽皮，但却是他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伙伴，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感顿时袭上他的心头。

邦布尔先生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小奥立弗紧紧拽住他镶了金边

的袖口，一溜小跑地走在旁边。每走完一段路程，他就要问一声是不是“快到了”。每一次邦布尔先生都是给予极其粗暴的回答。

回到了济贫院，奥立弗就由一位老太太照看着。还没待上一刻钟，面包都没有吃完，出去办事的邦布尔先生就回来了，他告诉奥立弗，今天晚上赶上董事会开会，董事们要马上见一见他。

邦布尔先生吩咐他跟上，领着他走进一间粉刷过的大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大方桌，十来位胖胖的绅士模样的人围着方桌坐在一起。其中一位圆脸盘，脸色特别红润的先生就坐在上首，他的那把圈椅比别的椅子不知要高出多少。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

奥立弗一见有这么多人，吓得半死，浑身直打颤，邦布尔先生从后面轻轻地敲了他一下，他就哭了起来。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孩子，”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你听着，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没有爸爸和妈妈吧？”

“我知道，先生。”奥立弗伤心地回答。

最先发话的那位绅士又说道：“你是孤儿，是教区把你抚养大的，你知道吗？”

“是的，先生。”奥立弗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你哭什么？”穿白背心的绅士粗鲁地问道。“是啊，这确实太不可思议了，这孩子能有什么值得哭的？”一个人在接着说。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做祷告，”另一位绅士声色俱厉地说，“为那些抚养你，照应你的人祈祷——要像一个虔（qián）诚的信徒。”

“另外，你上这儿来是为了接受教育，学会一门有用处的手艺的。”高椅子上那位红脸绅士说。

“那你明天早晨六点钟就开始拆旧麻绳。”白背心绅士绷着脸补充了一句。

奥立弗在邦布尔先生的指教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便被匆匆忙忙带进一间大收容室，他就在一张高低不平的硬床上一直哭到睡着为止。

可怜的奥立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他进入梦乡，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董事会作出了一个对他的命运起实质性影响的决定。

孩子们进餐的场所是一间石头砌成的宽敞的大厅，大厅一侧放



着一口大锅，开饭的时候，系着围裙的大师傅在两个女人的帮助下，正在从大锅里往外舀粥。每个孩子分得一碗汤粥，绝不多给——除非遇上什么节日或喜庆的场合，可以增发二又四分之一盎（àng）司面包。粥碗从来用不着洗，因为孩子们早用汤匙把碗刮得明光锃（zèng）亮了。他们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瞅着大锅，恨不得把锅给吞下去。他们拼命地吸着手指头，

决不让任何汁水粥粒掉落下来。三个月以来，奥立弗和同伴们一起忍受着慢性饥饿的折磨。后来实在饿得快发疯了，于是大家集体商议，由抽签决定，谁抽到签，谁就必须到大师傅那里去，要求再添些粥。可偏偏就有这么凑巧，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可怜的奥立弗身上。

夜幕降临，孩子们坐到了各自的位子上，身穿厨师制服的大师傅站在大锅旁，一边哼着歌儿，一边给孩子们分粥，不一会儿，粥就分到位了。冗（rǒng）长的祷告念完之后便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进餐，大家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孩子们齐刷刷地看着奥立弗，示意他过去讨粥。奥立弗尽管还是孩子，却已经被饥饿与苦难逼得什么都顾不上，只能铤（tǐng）而走险^①。他腾地从桌边站起来，手里拿着汤匙和粥碗，径直朝大师傅走去，对自己的鲁莽多少有一点惶恐，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

①铤而走险：因无路可走而冒险。